

劉氏鴻書

第二十五卷

世系部 十六

尚論一

許由

舜廟 碑

龍逢比干 碑

首陽 碑

伯夷

武王伐紂

周公

管蔡

懿公鶴乘軒

孫叔敖

鮑叔牙

延陵十字 碑

子產

孔子

澹臺滅明 記

伍胥 銘

伍大夫 贊

范蠡

豫讓

商鞅

屈原 帛文

辨騷

荊卿

過秦

項羽

贊

桃花源

漢高祖紀

張良

武帝

蕭何

四皓

碑

周苛

碑

屈原

記

亞夫

司馬相如

張騫

卷二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六

許由

唐柳 識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
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翕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
欲採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全心堯
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
道終播於無窮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
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
感俗道自爲功在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憶箕潁猗與先生山水齊名

舜

廟碑

唐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
節而固讓之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
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
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
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

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

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
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
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
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
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
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北麓三湘南溼帝之遺
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
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
岡巒移棟宇前谿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
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闕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

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歌升
堂自愧於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慚於閭闔之外
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
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關龍逢比干

廟碑

明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
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
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
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
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

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聞名擣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歛以悲膏者問之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潁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於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䟽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亾周之亾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

則於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仁周之
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
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

首陽山碑

唐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
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
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
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
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
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

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迹其歸周
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
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以臣於
周則周召之烈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
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

伯夷

唐柳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今來何依
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神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
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
謂墨縗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謂兮於巖之關豈不
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
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所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
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
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
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美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
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
先生逝將奚臻萬姓歸仰今獨鬱平方寸六合莽蕩今
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懽心而惻殷所以不食
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不二

武王伐紂論

明方孝孺

余讀春秋元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
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

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文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

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

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二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殖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周公

明翁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讐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僂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耆俊滿朝若奭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爲聖矣公之身非已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鶚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

謗而不剪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旣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悟矣惜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旣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吾則惑焉叔牙之酖猶爲可爾常山迫

遜於乾明秦王彎弧於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爲公悲也

管蔡

明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

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
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
蔡壽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
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
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
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
之爲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
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
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
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
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
嘗見邪僻之事則妣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
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
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
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
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
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
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
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懿公

鶴乘軒

明梅鶚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嗾於一胥之微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爲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肅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爲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羹墻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保其幼孫有庇遽以虐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後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卽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

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歆衛之裡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況其苗裔乎懵然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十愆之訓警欵於吾君之

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瑱於吾君之耳者有幾進
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邯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
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災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
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
熒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
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卽越勾踐甞膽之訣也呼其夫
人而與之以繡衣卽齊百年留玦之哀也其神魂之悲
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勵
狼睫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鶴與
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爲國安不

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繹而怨不可與磯衛
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
以一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
無戰心據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綏士不揚徽誓其御則
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則不辱
君避也或執冰而裾或喪馬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
甲而先犇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爲
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過其不令之
心其悞惡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
虐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榮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

河而遺噍七百自古滅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誦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

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彜豫州之民何世濟其
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爲尤大耻
母之召玃而不知已之弑母其耻爲尤深衛之臣子若
以崔山君之睽視之其猶覲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爲
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
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
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
虎闢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
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
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孫叔敖

明焦竑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
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士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
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
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
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
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
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隰境塉人所不貪遂封潘鄉
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

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

鮑叔牙

明王世貞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仲

故甘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海
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
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
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延陵十字碑

明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叔之
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
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呼春秋之
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
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紂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

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壠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與

之數者顯節也姦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
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
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
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
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
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
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
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
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
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蚤

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燥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寤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寔遜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

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
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
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侵也以
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
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得
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吊其人稱有吳
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
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
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
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

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
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稊其咎於季子夫季子辨
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
而已矣

子產

宋蘇轍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
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
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出
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

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孔子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澹臺滅明

寓公堂記

明胡纘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卽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

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跡
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
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
書院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旣復道學
書院爰因佛廬之費口復創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
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
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旁列書舍以
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
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伍貲胥山銘

唐盧元輔

善父爲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官臣在秦爲旣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軍伍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祚又顛泰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鎬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大夫贊

明王士貞

嗟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俠烈官
郢乃伸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
而不能回其主智之先若質箸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
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
丈夫

范蠡

明葉向高

世以范蠡勝於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讐員報父讐事
稍相近然而爲負難爲蠡易負無尺土借力於他人蠡
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

威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於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負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卽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累囚耳必不得歸也卽歸而吳母伐齊母連兵潢池舉國而聽負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

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蠱哉吳越春秋著蠱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葺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蠱不能悉力佐句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蠲饘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爲負病謂不能如蠱之全身嗟乎此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豫讓論

漢賈誼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商鞅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

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
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
者吾爲之懼矣

屈原吊文

漢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鵂翔翔關葺尊顯兮譏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跼廉莫邪爲
鈍兮鋌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騏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懼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
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
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偁螭獺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
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紛紛其
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夫吞舟
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辨騷

南朝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材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
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昇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
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
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

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
 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
 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
 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
 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
 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
 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維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
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故
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
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麗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
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
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
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
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
蒙者拾其香草若能馮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
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
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荆卿論

明郭子章

嗟呼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
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
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

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
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齒咸陽之
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荆
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驚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
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
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
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飲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
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
丹當日少須臾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齒秦陛
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

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傳載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堪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七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

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過秦論

明楊慎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

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
 方架鼃鼃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
 丘鮑魚脍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
 耳目窮心志而閭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
 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
 真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
 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
 一瞥吹劍之一呖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湏臾之
 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
 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

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於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項羽贊

明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鳴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
僂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
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酌六

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
於大江之滙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
傲羣筴而自屈其力噫嘻

桃花源

唐李 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煎熬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
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
者可謂超昇先覺矣 且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

述漢高祖紀

漢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泰人不綱網
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
晷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
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
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張良

明楊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

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
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
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
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
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
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
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
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
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武帝

明顧充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杜仲舒爲之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並廢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略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藥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

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柏梁臺作
承露盤以冀長生疑神於蓬萊脫形於海上作飛廉觀
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覩犀甲
則建朱厓聞葡萄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
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去室家之樂坐
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竄伏空
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爲威振百蠻武暢四
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
而蝗國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珍蒟醬竹杖不足
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

利析於秋毫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
填無限之欲壑如處頽屋面面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
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鉞鉞而並出以搏擊天下
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稿無餘潤
矣且以鉤弋宮爲堯母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
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
之作向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
與秦皇相去亦何能尺寸哉

蕭何

漢司馬遷

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四皓

廟碑

明蘇濬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崇以丘隴蔭以叢木爲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頽不治將圯則爲咨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旣成州大夫偕博士員屬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纍纍者屬耶真耶咸曰屬也其真者乃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屬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纍纍然者卽在隴畝中離村籬烟火不

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贗也夫真與贗曷論哉余觀秦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剥落於巨魁椎俚之手靡有完其墟者先生以不朽之骨悶於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孰與贗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贗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於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飛鴻出沒矰繳不知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俄而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烏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上援籙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儔耶今世

所稱子房與四皓書風交綢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
 爲漢也爲子房也夫以衽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計諫臣
 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龐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
 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屢
 也卽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而裁其冠而盱盱然
 睢睢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參龍爲真龍且不
 可欺恒人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醢今夫物之
 可得而秦者必其可得而醢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
 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徹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
 而友漢主不得而賓回視赤松子之遊真若合券謂之

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語謂脅君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爲宋人道也夫延頸而死非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固於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適然於是相與酌黍酒薦紫芝因次第其語爲四先生解嘲云

周苛

碑

唐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

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以利兵東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駭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若之業不作秦而罪侈於秦不知天以陰陽興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

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悲公之不屈而耻其責已
聲如吼虎指左右梓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
嗚呼縻軀冀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
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苛殺魏
豹可謂無人薄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
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屈賈

祠記

明王世貞

長沙有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
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
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

有祠記予嘆曰是曷以揚推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守土者曰唯唯謀出官之美庀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籬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担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於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喟喑斬斷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嬖參五而愛怒謬整夫抱皁皁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

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樵朴少
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
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驎者似謂平不能
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
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大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
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量其衷而較其淺曰自
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重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
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
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
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

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
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
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亞夫論

明茅坤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
功名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
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
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
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
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

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大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淄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主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實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馘不爲署箸而不勝其快快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爲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

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仁臣下者也其爲梁
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
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
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
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
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旣深特怒而察之耳
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
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
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
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

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司馬相如

宋蘇軾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旣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張騫

詰博望侯

明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
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
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覩而捐其軀越棄
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狠同兇軀龐竿昆明心性殊
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
陰霍昏黑視莫覲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
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磔
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咲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犬狗封牛唁唁牟牟狻猊挑拔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爲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路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胡君不自恤而復求使爲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產飢居鬻妻棄子餓草相望寇賊逢起沃壤不賦大獄不理棄市敝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捐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爲愚彼之所殘僅乃一

軀而况斃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厥愚何如遂求
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
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顙顙顙若眩若迷舉手相過
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
其迷不可塞矣悲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終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 十七

尚論 二

劉向說苑 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 碑

周黨嚴光

釣臺 賦

廉范

黃叔度 記

郭泰 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 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清書

宋王不月錄

一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 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輦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予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爲天阿旁落宮鄰金虎雪煜翕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縻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
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
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
之還繁駢也詳向所摭引驕駁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
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
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
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校中書
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
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輦必譏之至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卽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踴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卽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
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
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
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
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
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
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
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
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
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胷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
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余學者有祿利
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餽也雄笑
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
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
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
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
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
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 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
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
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
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
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悵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遑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客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徙宮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什莽投
關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
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
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
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閤
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
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
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
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
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
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
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
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
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
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
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
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漢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
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
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
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趑趄期
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帝久苦
兵間厭銜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
其老耄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徃徃急於自暴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
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老而爲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躩躑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檄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慧苴之謗不免王眷不終城西橐駝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爲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閩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旣得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橐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渚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渚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爲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廩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磨
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
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
窮巷阨閭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搃旗之勞未
監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
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
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
所爲提綱挈領首躡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羶豪傑故士皆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猱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愬焉謂國家隆替其窾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功見能以倣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獎恬退之操而鳬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罕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固不希光影驚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
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綰樞而左
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
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
核中扁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
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
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于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
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
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卞子之忠自樹詎可卑
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輟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今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
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
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
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醕而噉臆兮蹇吾
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
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
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袞冕

黼黻之玄以章今蓀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翱翔今聊
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巖之版築今武丁肖形以資厥猷
非熊之協帝夢今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杼橐
兮羗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
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于陵
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蓀何高蹈而不顧兮
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沚有
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蓀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之竟以
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羗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
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
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
復兮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余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
斗之墟擘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忱於浮
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羗獨立以
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

廉范

明丘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

而興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
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
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
融之功曹融彼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
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末
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
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
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
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
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
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寶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
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
季士爭鶩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
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祠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
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
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隕然其處順淵乎其莫窺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踰度之其辦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廼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賢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秉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
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
不可以激俗故登卽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
以遐邈遐邈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
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
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
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
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
荷蓑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

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況而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
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弑之路又不能
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
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
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
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
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
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
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崇禍
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崇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乎卓之無
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
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
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傳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
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
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
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
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
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窔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窔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閹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罟驟張羅

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
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
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若
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聞望不能
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
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實穡於三孽
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
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碣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
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
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

招朋游譽以干螫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剗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黻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世治諫陳正

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冒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濶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蜚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龔脫徽纒交結宦闥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
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
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旬校姻婭坐收隣伍
鈐赭徧於章縫黷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
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
怒消解闔氣益張善淑旣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白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
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咎悟益肆
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
諠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節慘於侯覽刑章密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且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冤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惡千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簏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剗削之困棘於焚巢

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於狼跋霞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死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唇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杼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入讒人交亂發笥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迨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爲得市
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實客
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翛然絕迹雖與黨
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贊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
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
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
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耽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

起乎蓋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遂卽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
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
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
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
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勅敵因敗
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
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
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
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
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
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溷無不條繕
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
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
糜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
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
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
之姻親也彭美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
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
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
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旣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
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
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
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

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一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
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昔城而饒餘於深
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躍右跋
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
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
筭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驢之偏
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
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
讐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
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繫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
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
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
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
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
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
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與
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
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嚮往
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刻焉

諸葛亮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
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而力哉是以國
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
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徼備隆中以天下託
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
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
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爲兵矣史書以
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耶
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
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
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
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道遺
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
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漢後主

明徐益孫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爐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貶
王爲公世且比於亡國之隸餘季葉之闇主豈不寃哉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徃徃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卽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矻談論揮麈登壇脣爲燥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欲
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
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卽髯將軍而下非騃
騃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
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
主者縱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
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笄笄
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魏蹇衣而窺岷山漢水之
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
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僅處
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
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内外官
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孰當長史孰
當叅軍孰當太尉孰當廢徒孰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
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
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
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寃尾楫讓談笑於
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
帝之君臣交懽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
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驚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
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
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
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三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
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
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麼
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
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
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一又委其尾於若續
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
生瓦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
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
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
始皇之驚驚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
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六下而不

足劉賈下弟李廣不侯季女斯飢倡優被錦梧桐焦於
爨下瓦缶掩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
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
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爲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
見王國之君竄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
於事況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
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卻正不察教以西悲

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
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
主亦倣其故智以待脫於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猾虜
故有種哉